



盖友义 著

你呀你呀 盖友义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开 头.....	1
一 血泪历史.....	2
二 民主革命.....	20
三 危险道路.....	31
四 一个黑点.....	44
五 梦里惊醒.....	51
六 铁的証据.....	63
七 真理凱歌.....	71
結 尾.....	81

开 头

在辽河岸边，营口造纸厂的一幢白灰色小楼里，摆出了一个“新旧社会生活对比展览会”。来看这个展览会的，上从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下到系红领巾的儿童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不管工人、农民、干部或学生，都流过泪，都咬过牙，都发过恨！也流露过高兴。无数只手，指向一个低着头的人，愤慨地说道：“你呀，你呀，盖友义！”

看完展览会，我抱着和大家同样的心情去找盖友义。我和他谈过不少的话，有时候谈到深夜。谈啊，谈啊，他几次地淌出眼泪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同志，要求你把我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记下来，告诉全国人民或转告子孙后代千万可别走我的错路啦！”他又长叹了一口气，自己责备自己说：“你呀，你呀，盖友义！”

为了答复盖友义这个要求，我还分别访问了曾经和他共患难的朋友、对他很熟悉的老工人、车间党支部书记、其他许多干部。他们都介绍了很多有关盖友义的情况。而每当这些同志谈话结束的时候，都感叹地说了一声：“你呀，你呀，盖友义！”

那么，盖友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怎么会引起大家那么多的悲痛、愤怒而又宽慰呢？在“你呀，你呀，盖友义！”这句话里面，又都包含着哪些意思呢？

现在，我就把这一切的真实的故事，从头至尾，讲给工农弟

兄和所有的讀者們听听吧。

一 血淚历史

盖友义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劳动服，梳着分头，說一口山东腔。因为在家他排行第二，所以大家都管他叫“盖老二”。光看外表，誰也想不到：就是他——这个今年才三十二岁的人，竟有二十二年是在辛酸的岁月里熬过的！

他出生在山东莱阳路格庄一个貧苦的家庭里。全家八口人，总共才有几亩薄地、半条驢腿（好几家一头驢）和一張桌子。虽然每年租地主的三四亩地种，但是除了交租的就沒有餬口的了。这使他从小开始就跟大人一块吃糠咽菜，过着討飯的日子……

盖友义八岁那年——一九三四年的秋天，他爹为了給家中老小弄碗飯吃，想办法整一点药，到外乡去当看病“先生”。可是，一連三天还不見他爹回来，家里一口吃的也沒有了，他娘就叫他哥哥出去找爹。一打听：他爹头一天剛走到海阳村的时候，就被国民党匪軍抓去，加上个“共产党的探子”的罪名，关进了监牢。这个信傳回来，真是“晴天辟雷”，全家老小抱头大哭，他娘急得昏过去了。

“咋办哪！咋办哪！”盖友义虽然是个孩子，但他知道全家沒有爹活不下去，就拚命地哭叫。

他娘領着他和他哥哥，去給匪軍磕头：“救救命吧，老总！我們几天沒咽一口飯哪！”

“拿来！”匪軍伸手向他們要錢。

錢，哪有錢啊？盖友义又跟着他哥哥，挨門挨戶去述說爹的遭遇：“可怜可怜吧！搭救搭救我爹吧！”

不知求了多少家，不知跪下磕了多少个头。好友算借了几个錢，送給匪軍，才把他爹贖了回来。

沒曾想，他爹剛从監牢回家不几天，国民党地方匪軍——“蒋扒皮”部队，又逼他哥哥去当炮灰。他哥哥不能忍受，扔下枪就逃跑。而“蒋扒皮”又以“携械潜逃”为名，到他家进行搜查和敲詐勒索。他家除了一間破屋子和两亩多地，什么东西也沒有。喪尽天良的蒋匪軍用枪逼着他家卖地、借錢，他們把五十块大洋装进腰包，才揚长而去。
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自从唯一的二亩多地卖掉以后，盖友义全家走上了討飯的道路。

在这事发生后的第三年春天。十一岁的盖友义正拖着病身子討飯的时候，万恶的蒋匪軍抓他去当“杂役”，又从这孩子身上榨取血汗。他每天給匪軍的“病号”端屎端尿，累得头昏眼花，匪軍不仅不給吃的，还經常毒打他。

盖友义忍受不了这种折磨，趁着一个伸手不見掌的夜晚逃跑。跑出不远，傳來一陣喊声，随着响了几枪，子彈“嗖——嗖——”地从身边飞过，他不知方向又不知地形，一步一跌，一步一摔，也顧不上腿还淌血，只是拼命地跑。

跑着，跑着，一道大河——五龙河擋住了去路。在匪軍快要追上的时候，他无奈地跳到河里去。他心惊胆战，不知河水多深，又不会浮水，只好豁上命趟河。趟啊，趟啊，越趟越深，河水淹到了下巴。他惊叫一声，河水就往嘴里灌一下。眼看就要被淹死的时候，多亏一个剛从匪軍部队逃出——正在浮水的农民

姜树久把他救出来，才死里逃生。

盖友义虽然有了活命，可是回到家，家里仍然没有吃的。转过年年初，他娘把原先晒的一点舍不得吃的地瓜干拿了出来，准备给儿子吃；但又怕被匪军看见抢去，就象偷来的东西似的，摸黑往暗地里藏。不幸，娘的脚小，没加小心，又一下子掉进地坑里去，把腰骨跌断，成了终身残废。盖友义眼看着娘病重没钱治，不知流过多少眼泪。他天天哭，天天还得扶着腰疼骨头断的娘，上山去扒树皮、摘树叶、采野菜、挖草根……

春天，盖友义吃树皮肿了脸，他六岁的妹妹二满、四岁的弟弟秀文吃灰菜中了毒，兄妹三人全病倒了。

“娘呀，‘扎古’‘扎古’吧！”二满催娘给她治病。

“娘——，吃，吃呀！”秀文要吃的，这孩子哼哼着，瘦得只剩一层皮的小手，在土炕的破席子上乱抓。

哪里有钱治病，又从哪里弄吃的啊？要是有钱，孩子不会饿到这种地步，要是吃的，孩子不会病到这种地步！这在娘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，可又有什么法子！

第三天过晌，娘含着眼泪出去求人了。求谁？穷人心肠好，但遭遇都一样；富人有的是钱，而他们心狠哪里肯相帮。傍晚的时候，娘拖个病身子空着手回来。

一进门，就听二满问：“娘，‘扎古’吗？”

“没——”娘说不出下句话。

“吃——吃——呀！”二满又要吃的。

娘，听到孩子的叫声，心象揪出去了一般。她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是背着脸偷偷地落泪。

孩子不知道娘的难心。二满被饿和病纠缠得小手直拍炕，

还是哼：“娘——，娘——”

“不哼吧，好妹妹！人家秀文都不哼，你当姐姐的还……”盖友义听得心不忍，用好话劝说妹妹。可是他自己也病倒在炕上，手还捂着肿胀的脸。接着，他又安慰弟弟说：

“秀文多好，老些时候也没哼啦，你要多会儿不哼才好啊！”

哼声住了，随着是一阵寂静。只有娘低沉的哭泣声还能听到。娘转过脸，看到天黑下来，说：“我点灯，你拿点水给他俩喝吧。”娘把小豆油灯点着，火光小得象个小豆粒似的。

盖友义慢慢地爬起来，从小土窗台上拿下一个只盛半碗水的破碗，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把身子挪到弟弟的跟前。他看着弟弟两只小眼睛瞪得溜圆的，象鼓励似的说：“你听哥的话，半天没哼啦。等我长大，多挣一些钱，你想吃啥就吃啥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”弟弟没有回答。

他把破碗送到弟弟的腮旁：“喝点水，哪！喝水吧！”他轻推一下弟弟，弟弟的两只小眼睛还是瞪得溜圆的，就是不回答。

他又用手去摸弟弟的小脸，这一摸——

“唉呀！”地一声尖叫，他手里的破碗“啪啦”地掉下来，水也洒了。“娘——”

娘正在低头沉思什么，被这一连两声尖叫惊楞：“咋的啦？咋的啦？”

“秀文——他——他死……”

“啊？！唉——呀——”娘扑到小儿子的身上，“孩子！孩子呀！你可不是……”

“弟弟啊！秀文啊！哼一声吧！叫声哥吧！你哼吧！哥不能不叫你哼啦！”

然而，他弟弟真的多会儿也不哼了！这幼小的生命被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夺去了！在孩子的肚子里，不知装进多少树皮、野菜和草根，孩子死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上啊！

盖友义和他娘俩哭得死去活来。他慢慢地把残废的娘扶起来以后，两手用力地抱起弟弟的尸体，向门外走去。

可是，在秀文死去没隔几天，二满也死去了！

盖友义抱起妹妹的尸体，来到四天以前曾经来过的地方。一看，弟弟小坟包的土还很新，现在又来埋妹妹，他的心象针扎地痛，泪“唰唰”地直掉。他坐在两个小坟包的当中，一只手扑在一个小坟包上，拼命地哭，哭了一场又一场。连那新刨出的一片土，都被泪水浇湿了！

哭了半天，盖友义抬头看看眼前摆的两个小土包，仰脸大叫：“天哪，老天爷怎么不睁睁眼睛啊！”

“老天爷”没有眼睛，而那些国民党的“土皇帝”和地主榨成一股绳却对穷人长了眼睛：就在盖友义死了弟弟和妹妹、喊了老天没过两年——一九四〇年年初，国民党匪军竟又抓盖友义去修军事碉堡。

十四岁的盖友义，哪能干得了这种活呢？干不了，匪军不是脚踢就是用枪托打，他的胳膊被打得几天都抬不起来。要回家去养伤，匪军又不准。晚上，身下铺的是潮湿的地皮，身上顶的是天，头枕的是石块。春寒，冷得他浑身打战。好容易盼到了白天，匪军又不给吃的，出去讨饭也不行。有一次，他饿得没法，拿起匪军吃剩扔掉的馒头，而匪军把他打得满地乱滚，还罚他跪了三天。

本来瘦得连站都站不住的盖友义，加上被罚跪了三天，又根



本沒有吃的，两眼直冒金星，天翻地轉。在餓得实在无奈的时候，他突然看見身上穿的破棉袄露出的棉花，撕下一点，塞到嘴里去。可是，棉花怎么咽也咽不下，嚼了半天，才好歹伴着唾沫吞进肚子去。他吞了棉花以后，多少天都屙不出屎来。屙来屙去，有一次屙出了一点，当他回头一瞅，“哎呀”地一声，就昏倒了过去。原来屙的并不是屎，而是一个个黑紅色的血团子！

盖友义在这里活不下去了，就趁着匪軍哨兵上便所的机会，逃回了家。

家，已經不成为家了。在他逃回来的第二年——一九四二年春节，家，不但米沒有一粒，連糠也沒有一口。真是“穷人过年是过鬼門关”，大年三十討飯都找不到門，到了誰家門口，誰都“犯疑”，不但討不到一口飯，反倒賺了些“呸！”“不吉利！”的唾罵声。

在全家人眼看就要餓死，要过不去春节“鬼門关”的时候，盖友义的爹娘下了一个狠心——要往山东烟台逃荒去。

“平文！”这是盖友义的小名。临逃荒那天，他爹把他叫到跟前：

“平文啊，爹和娘得离开这场，再不走全都得餓死啦！爹和娘顧不了你，先領你小弟小妹子走，你留这场給蔣家財主扛活吧，等以后爹和娘再来看你……”

話音剛落，年剛十六岁的盖友义，心象刀絞的一般，不觉大泪珠子滾滾地往下淌。

“爹呀！娘呀！可不能走哇！”

“就擱下我沒依沒靠地給地主扛活，爹娘不能这么办哪！”

盖友义哭叫着，一头扑到娘的怀里。而娘的心里就象插进一把刀：

“儿啊，誰叫咱們命不好哇！你是娘的亲骨肉，不是娘心狠哪，是沒活路啦！”

随着，全家老小嚎淘大哭，越哭越悲伤，越哭越凄凉，哭得庄里家家都能听到，穷人們也都替他們掉下了寒心的眼泪。

“大过年的，这是誰家象‘报庙’了一样？你們不想过好年，就滚！快滚！別在这惊走了財神，我們还要发福生財呢！”这是地主在吆喝着。

地主欺人太甚了。盖友义要跑出去揍地主几下子，他爹把他拦住了：

“儿啊，爹娘得快走啦，你在这吧。”

盖友义虽然和地主爭得厉害，可是听說爹娘要走，心又冷了下来：

“可不能走哇，要走了誰可怜我啊！”

“不走哪行？啊，儿呀！还能眼看着孩子再餓死嗎？你不可怜爹娘，还得可怜可怜你小弟小妹子啊，你忘了那两个小弟小妹子不是餓死……”

經他爹这一提，他头“轟——”地响了一下，三年前秀文和二滿的死又出現在他的脑子里。就在那年，他娘又生了妹妹三滿，轉年又生了个弟弟富文。是啊，还能讓三滿和富文再餓死嗎？还能再增加两个小坟包嗎？

爹娘动身要走了，他又拉住爹娘不放，他的妹妹弟弟也抱住他不願意走。在这全家就要四分五散的时候，几口人又一次地哭到一块去了。盖友义象傻了似的，目送着爹娘，直到看不見影

了，才轉回身來。

轉回身來一看，姐姐坐在家門口，身邊放了一個小包袱，兩手捂着臉哭。

“姐，你咋沒走啊？是和我作伴嗎？”

“不，得走，一会儿就得走！”說完，哭得一鳴鳴的。

“那你一個人往哪走啊？”蓋友義更奇怪起來。

“你不知道”，姐姐一邊哭，一邊吞吞吐吐地回答：“爹娘把我賣了！不——是俺答應賣的。”

“唉呀！這，這，這怎麼行啊！你們怎麼能賣人哪！”蓋友義急得眼睛冒火，兩手直搓：“咱們不能要這臭錢，拿來，我還給他們！”

“還錢？”姐姐傷心地說：“哪有錢？平文啊，錢早一個也沒有啦，你知道從蔣匪軍監牢里贖爹借人家的錢拿什麼還？你知道哥從蔣匪軍里逃跑罰的那五十塊大洋，除掉賣地的錢不是也有賣我的身價錢嗎？不是爹娘心狠，是蔣匪軍逼的啊！”

“狠心的匪軍、地主，狗娘養的！你們把我們老蓋家毀啦！”蓋友義兩腳在地上直躁。

“他們就是吃咱們喝咱們！”姐姐又說：“沒有咱們窮人家拿什麼裝滿他們的腰包、喂肥他們的肚子！平文，可得長志氣，要報報這個仇啊！”

蓋友義點了點頭。

“往後還不知道多會兒能見，你送送我吧。”姐姐向弟弟說。

自從和爹娘分開以後，蓋友義就象掉了魂似的，哪里是送姐姐？分明是姐姐領着他走。姐弟兩人一邊走，一邊哭。走出莊四里多路，看見一些人。姐姐說：“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啦！”

姐弟俩分手了。他们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，俩人走一步，都回头互相望望，有时俩人都站住，呆呆遥望。被苦痛夺去了精神的盖友义，进地主蒋志德家的时候，差一点一头撞到大门上。在地主家干活，盖友义连烂地瓜都吃不到，身上穿了件处处露体的破更生布衣裳，光着脚板。每天两头不见亮就得给地主卖命。账上的钱不过是水里的月亮，一连三个月，地主连一文钱都没给他。

五月里的一天，累上加饿，盖友义昏迷在地头上。突然，“平文啊，平文！”的叫声传在耳边。他抬头一看，是卖出去的姐姐跑来，于是他又惊又喜，不觉眼泪又掉下来。姐姐顾不得说一句安慰弟弟的话，赶忙给弟弟擦了擦泪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不好啦！国民党匪军抓壮丁，听说蒋家地主要把你送去当炮灰，赶快逃跑吧！”

“啊？！”他一听手忙脚乱起来：“往哪跑？我这样子咋跑哪？”

他只穿了一条小破裤衩，还光着脚，怎么跑啊？善良的姐姐，把她的一条破裤子给了弟弟，把她哥穿旧得不象样了没舍得扔的坏鞋，拿了出来，还从婆婆家里偷出两个烧饼：“拿着，快跑，到烟台找爹娘去！”

离开了姐姐，跑了一天就没吃的了。身上分文没有，想到人家多的地方讨饭，又怕被国民党匪军发现抓去。只好白天在偏僻的地方讨要，晚上蹲在山沟里睡觉。当时正是大雨连绵的夏天，夜晚他常被雷鸣闪电震得心惊肉跳，山沟里的雨水使他连躺的地方都没有。脚掌子也磨出了血泡。他咬着牙，不知跑了多少天，才逃到烟台。

到烟台以后，两眼墨黑，不知爹娘在哪里。終日流浪在大街上討飯。一天下午，因为一連几天沒討到吃的，連乏帶餓，昏迷在馬路旁边。不一会儿，很多人都圍觀着看他，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少爷还取笑他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手拿破筐、拄着棍子的老太太走来：

“行好的老爷們，开付开付吧！我这孩子两天沒吃上一口飯，可怜可怜吧！”她手指着怀中抱的小男孩，呻吟着。

“不能开付，咱是看熱鬧来的！”

“啥熱鬧？”老太太想：赶巧有开恩的还能給口飯。她就往人堆跟前凑了几步。从人群空隙往里一看，是个臉朝里躺着的孩子。

“啊？那破褲子不是我的嗎？怎么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？”她放下怀抱的小孩，擱下討飯筐，往那昏倒的孩子跟前奔去。

“唉呀！”她惊叫了一声：“这不是平文嗎？平文啊，咋到这地場来啦？”她两手扑在盖友义的身上。

盖友义被喊声惊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喊他小名的是个披头散发、滿臉皺紋的老太太，是那么面熟。他再看身边的小孩，却是自己的弟弟。“啊！娘啊！娘！”原来，短短几个月的逃荒苦难生活，使他娘变得衰老多了。

他娘把他拉在怀里，他的弟弟妹妹跟着叫娘又叫哥哥，娘儿四个哭到一块去了。哭得那样地悽慘，連馬路上的行人听了，都擦着眼泪走过去。

“走吧，”哭了半天，娘拉着盖友义回家。

家，哪里有家呀？在別人家的門洞子里，他娘不知用什么东西对待儿子，把几个月来討飯攢下来的一碗苞米面，掺上点豆腐

渣，做出了三个餅子。这对盖友义真是从来沒吃过的好东西，他“狼吞虎咽”地吃起来。他那小弟弟小妹妹，平常只能吃点娘討来的殘湯剩飯，从来沒見到过餅子什么样，他們看見哥哥吃这东西，瞪着小眼珠子往肚里咽涎水。而他娘看到这般情景，也只有往肚里咽眼泪。

“娘，你和爹到这过的咋样？”

娘哭着告訴他这样一段遭遇：

“那盖子衡是个开織布工厂的大老板，还当上日本管理的烟台商会的会长，你爹和娘寻思他是咱本家，就去投奔他。可誰曾想，人家有錢有势不認人啦。你爹向他哀告：

‘不麻煩別的，就求你留我們晚上住一住，白天我們出去要飯吃。’

盖子衡这老狗說：‘在这住？丢了东西找誰去？你能包賠得起嗎？要住出去住，外边有的是旅館！’

你爹又跪下哀告：‘要是有錢哪能来打攪你，求求你看在咱祖先的份上，可怜可怜我这一家……’

还沒等你爹說完，他說了声：‘我有錢是命带来的，誰叫你穷？活該！快滾！’就咋喳一下子把大門关上！

赶到你爹又去叫門的时候，他不光不見咱們，还从小門放出一条恶狗来咬咱們，把你小弟弟小妹子都吓病啦！”

盖友义鼻子一酸，泪嘩嘩地往下流：“娘！咱們的命咋这么苦啊！”就伏在娘的怀里。

娘一边掉泪，一边摸撫着盖友义：“儿呀，你什么年月才能翻身啊！你什么时候才能給媽出出这口气啊！”

說着，說着，盖友义的爹回来了。他看見儿子愁得不知怎办

才是，沒說上几句话，就領着儿子出去了。

在大街上，他爹求了一个麻子臉的萊阳人，把他雇給“海边营”包子館当“小打”。他每天除了給老板卖几回包子，担水、洗盆洗碗，什么活都得干。

有一次，他刷碗的时候，因餓加累，好一陣昏迷，就两手扶着案板，閉上两眼歇一歇。突然，他“唉呀！”地一叫，瘫倒在地上，全身象被火燒了似的疼。原来，那凶恶的老板以为他在偷懶，用炸餡餅的滾开的油，向他潑去，他的左脚脚面被燙掉了皮！

盖友义被老板赶出来，就和他娘一起討飯。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門的时候，盖友义成天去找垃圾箱，把全烟台市的垃圾箱都翻遍了，什么吃的东西也沒找到。餓得死逼无奈，他把人家倒在垃圾箱里的又脏又臭的魚骨头魚刺、破烂布縷吞进肚子里。他咽了这些脏东西，还没离开垃圾箱，就上吐下泄起来，而且全是烏血，然后就倒在垃圾箱的旁边。当他苏醒过来，看看周圍站的都是些有錢人家的孩子在取笑他，心酸地想：“穷人哪天才能得好哇！”

在那黑暗的年月，穷人的苦难沒有边。就在这年腊月的一天，他爹在街上看到日寇貼出一張“告示”，說什麼招人到“滿洲”修大楼。全家老小为了活命，死逼梁山报了名。可是，在去东北的途中，他們每走一步都有鬼子的宪兵和警察看守着。同路的人中有的逃跑，被鬼子抓到挑了好几刺刀！当他們发现被騙的时候，已經晚了，全家人都被送到西安（現在的辽源）的煤洞子当劳工，住的是被层层鉄絲网包围着的“劳工营”。不久，他爹在煤洞里被掉下来的石头砸伤，他哥哥也病倒了。而日本鬼子又抓他下煤洞子。

